

夏 沉 编选



白玫瑰落网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白玫瑰落网

夏 沉 编选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白玫瑰落网

编 者：夏 沉

出 版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印 刷：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印刷厂

发 行：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
开本/32 毫米787×1092 印张 5 字数100千

版次/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/1—11150册

ISBN7—5620—0107—3/D103 定价：1.95元

内容说明

这本书收入了《午夜奇案》、《失踪的“仙鹤”》、《白玫瑰落网》、《古画失踪之后》、《“维莎信用卡”计划破获记》和《上海“黑手党”覆灭记》等几篇侦破通俗小说。

内容新奇，具有现实性。如不满社会的“黑手党”，私贩黄金的白玫瑰，盗走古画的港客，用“维莎信用卡”行骗的外商，隐藏至深的特务，他们的手法，花样百出，但都没有逃出我公安人员撒下的天罗地网。

故事情节曲折动人，引人入胜，人物形象鲜明，颇有个性。它能启发读者的想象力，增长法制知识，是一本优秀的文艺读物。

目 录

午夜奇案.....	肖士太 许声亮 (1)
失踪的“仙鹤”.....	张季泉 (42)
白玫瑰落网.....	丁 文 (60)
古画失踪之后.....	莽 林 (100)
“维莎信用卡计划”破获记.....	小 米 (119)
上海“黑手党”覆灭记.....	张 治 (134)

午夜奇案

肖士太 许声亮

公园的枪声

羊城是美丽的，羊城之夜是宁静的。午夜，是人们睡得最香、最甜的时候。街上行人绝迹，只有两旁的路灯，象卫士似的整齐地排列着，发出熠熠的光辉。

突然，“砰！”一声枪响，打破了午夜的宁静，也震撼着人们的心！

一个发生在50年代初期的惊险故事，便如此而揭开了序幕。

枪声是从劳动公园的小丛山上传出。随着枪声，一个人影倒下了。枪声把公园的工作人员唤醒了；小丛山上，随即传来一个女人的嚎啕哭声和人们的惊叹声。

午夜的案情通过电话传到了羊城市公安局。此时此刻，侦察科长孙达还没有安睡，他和他的助手小简，刚刚结了一桩案子，脸上露出欣喜的笑意，他伸了伸胳膊，乐呵呵地对小简说：“唉！该美美地睡一觉啦！”

孙达的“如意算盘”打错了，敌人好象总是有意“照顾”

他，连睡个囫圇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。而孙达呢，也怪，是个一听到案情就兴奋起来的人，他如同钢铸铁打一般，好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疲倦。这大概是由于他年轻，才二十七八岁，正是精力充沛的年华，同时，也许是由于职业养成的习惯吧。

案情就是命令！孙达“霍”地立起身，整了整衣冠，对小简说：“出发！”说着，“踏踏踏”，首先跨出了办公室的大门。小简赶忙跟了上去。

吉普车四轮飞转，把一排排林荫树、一幢幢高楼大厦甩在了后面。

孙达带着小简和其他助手来到劳动公园，穿过一条林荫小道，快步登上了小丛山。这座小丛山矗立在人工湖边上，高约30来米。山上，有一块绿茵茵的草坪，四周有一排排石椅。在右侧离石椅三米远处，一具男尸倒在血泊之中，一位老大娘正在扶尸痛哭。

据公园保卫干事介绍，死者是公园的看门老头刘阿福。他今年53岁，解放前一直在公园里做工，常常受阔人的欺负，日子过得非常艰辛。他常年累月在公园里做牛做马，风风雨雨地干活，直到白发苍苍，也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。他原有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可惜解放前都先后死在饥饿线上。只剩下他们老夫妻二人，在苦海中挣扎。解放后，党和政府为了照顾他的身体，没在让他干苦活、杂活，特意安排他当门卫，让他过一个幸福的晚年。刘阿福对此感激异常，工作也尽心尽力，加上他为人厚道，公园里没有人不说他好的。

刘阿福一大把年纪，又是半夜三更，怎么会独自一人来

到这小丛山上呢？孙达安慰了刘大娘几句，请她谈谈夜里发生的情况。

心痛欲裂的刘老大娘揩了揩满脸的泪水，哭诉着说，刘阿福年纪大，瞌睡少，有个熬夜的习惯。晚上，她一觉醒过来，见刘阿福还戴着一副老花眼镜，静静地坐在灯下看书，就有几分心疼地说：“都半夜啦，你还不睡呀！”

刘阿福见老伴催他，这才说：“好好好，就睡，就睡。”他合上书本，起身打开房门，向外面看了看。这也是他的习惯。刘阿福是个十分细心的人，每天睡觉前都要出门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。如果不看上几眼，他是睡觉也不会安稳的。刘老大娘当然了解自己的老伴，也就由他去。她刚刚合上眼，就听刘阿福在门口轻声说：“老太婆，快起来，你看那儿怎么有亮光哪？”

当时，刘老大娘还有些埋怨他多事，疑神疑鬼，可是，当她披衣起床，出门一看时，果然发现小丛山上有亮光，一闪一闪的。是鬼火吗？不是，那儿又没有坟墓，是人们为了美化公园环境，用人工筑起来的小山。那么，是不是有人呢？公园的大门早已关了，谁会在夜深人静时跑到这小丛山上来呢？刘老大娘也有些纳闷，可想想山上也不过是个空草坪，谅也不会有什么事的，便要老头安心回屋去，可刘阿福却固执地说：“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”

刘老大娘知道老头的犟脾气，拿了手电说：“跟你一块去吧。”

刘阿福说：“不用。你去睡吧。”

老头走了以后，刘老大娘就坐在床上，等他回来。谁知过了一会，突然听见“砰”地一声枪响。枪声是从小丛山那

边传来的，把刘大娘吓得全身一震，她急忙跳下床，连跑带喊地冲出门去。

枪声和刘大娘的喊叫声，惊动了公园职工宿舍的人们，大伙互相询问着“出什么事”啦，不约而同地往小丛山上跑，几支手电光晃来晃去，终于，人们在草坪上发现了刘阿福的尸体，从胸口涌出的鲜血，润湿了一片嫩嫩的青草。刘老大娘一见，当时就昏过去了。

公安人员从不同的角度，摄下了尸体的照片，又开始仔细检查现场。从死者附近没有发现任何搏斗的痕迹，说明刘阿福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突然中弹而死的。由于公园里白天游人甚多，足迹遍地，也很难区分谁是凶手。但从凶手有武器这一点来分析，料定也不是一般之人。问题是，作案者为什么要在半夜里跑到山上的草坪上来呢？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呢？

孙达正在想着，只听小简喊了起来：“孙科长，在这儿拾到一支钢笔。”

“钢笔？”孙达接过一看，是一支黑管钢笔，半新，笔管很光滑，说明是经常使用的。是游人不小心遗失的一支普普通通的钢笔，还是会有更大的用途呢？眼下还不能作出判断。孙达把钢笔交给一位女公安人员先收藏起来。

对现场的检查直到天亮，除了那支钢笔以外，并没发现其他蛛丝马迹。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案件。小丛山哪来的亮光？究竟是什么人？到山上来干什么？又为什么要杀害一个老头呢？

回到局里，孙达首先便检查那支钢笔，他多么希望能从这支钢笔里发现一点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这一次孙达倒是如

愿以尝了。他首先看见钢笔管上刻着一个英文字母Y。当他把钢笔折开之后，又发现一个用锡纸包着的微型胶卷。孙达当即交给技术科冲洗放大，却原来是一张羊城市的地图。

孙达望着这张地图也不由得怔住了。这是一张计算异常精确，标记极为详细的羊城市全貌图。这张图画得如此之好，显然是出自名人高手。孙达用放大镜把地图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见图上有三处黑点，呈三角状态。这显然是有意识标上去的。那么，这三个黑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

这一意外的发现，使孙达感到案情越发复杂了。谁会有如此详尽的地图呢？刘阿福之死是否和这张地图有关呢？究竟谁是凶手呢？笔管上刻着的“Y”，是人的名字，还是什么记号呢？

神秘的Y

由于现场提供的线索太少，孙达他们还没来的及对案情理出一个头绪，桌上的电话铃又“嘀铃铃”地响了起来。小简抓起话筒说了一声“我是公安局”，脸上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。孙达心里明白，准是又有情况。

的确，小简接的是案情报告：花门街14号又出了人命案。

小简抓了抓头皮，说：“这两天怎么尽赶热闹啊？”

孙达说：“干咱们这一行的，事情准少不了，你不要想偷闲。走吧！”

花门街14号屋子並不大，是一个套间。厅堂不过十几平方米。因为只有一个小窗，光线比较昏暗。中间一张八仙桌上，还放着几盘卤菜、一包牛肉干和一包咸水鸭，一瓶白兰地酒还没有喝完。死者是两个人，都躺在地上。一个是青年

人，双手紧紧抱着桌子角，另一个年纪稍大，长一脸络腮胡子，嘴唇紧咬，上面流有血迹。看来，两个临死前都作了一番痛苦的挣扎。

从现场情况来看，两人曾在一起喝过酒，很可能是中毒而死的。是被人谋杀，还是双双自杀呢？

孙达向居委会治保主任谢姨了解情况。谢姨说，那年青的是屋里的主人，名叫王林，是一家商店的职工。那个络腮胡子并不认识，可能是他的朋友。

孙达问：“是谁最先发现的？”

谢姨指着旁边一位姑娘说：“是她。我们是听到她的喊声才赶来的。”

孙达抬头望去，见人群中站着一位姑娘，二十三四岁，穿一件花色连衣裙，头上扎着两个蝴蝶小辫，长得眉清目秀，楚楚动人，只是脸上带着惊愕，眼眶红红的，正抹着眼泪在一旁抽泣。孙达心里明白了几分，说：“姑娘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是王林的朋友，对吗？你能把情况跟我们谈谈吗？”

姑娘止住哭，擦着泪眼望了望孙达，默默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叫刘芬，我跟王林是昨天晚上在劳动公园约好今天上午在家里见面的，没想到我一进门就……就……”刘芬说着，又禁不住哭出声来。

“劳动公园？”孙达一听，立即想到刘阿福之死，忙问：“是在小丛山上吗？”

刘芬吃惊地瞪着孙达，喃喃地说：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

孙达意识到自己未免太严肃了，问得过急了，忙故作轻松地说：“啊，我是随便猜猜。刘芬同志，为了有利于我们

破案，能不能把昨天晚上你跟王林在劳动公园的情况，详细告诉我们？不要不好意思，更不要有什么顾虑。”

刘芬见问，脸上露出几分羞涩之态，可一看到孙达那亲切、期待的目光时，终对说了详情。

原来，昨天是星期六，他俩事先约好下午在劳动公园相会。刘芬打扮一新，早早就在公园门口等候，可王林却迟迟不见来。刘芬有些焦急，心里直埋怨。大约到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，才见王林匆匆地跳下了公共汽车。刘芬迎上去，嗔怪着说：“你怎么才来呀？看把人都急死了。”

王林神色有些紧张，连连道歉说：“哎呀，真对不起，我到火车站接一个朋友，来晚了。”

于是，两人便走进了公园。

5月的羊城，骄阳似火，分外炎热。人们经过一天的紧张劳动，有的陪伴着情人，有的携带着儿女，都纷纷来到公园度一个愉快的周末。劳动公园也不负人们的盛情，浓妆淡抹地打扮起来迎接游人。这儿，绿树成荫，一条条人间曲径，蜿蜒伸向绿海丛中；一座座楼亭画廊，披着满身的霞光，显得金碧辉煌；那宽阔的人工湖，清澈澈如同明镜。真是鸟鸣枝头，鱼翔湖中，再加上游人的欢笑声，整个公园立时喧闹起来了。

王林和刘芬身处这样优美的环境中，心里甜丝丝的，感到格外的幸福。他俩在湖边漫步，在楼亭里谈笑，看看太阳已经落山，便又双双登上了小丛山。

小丛山在公园的中心，山上一块平地，铺着绿茵茵的青草，好似展开了一层天然的大地毯。这儿居高临下，可观赏四周的美景，因而游人格外的多，四周的石凳全都坐满了，

刘芬和王林只好在一颗树下的草地上坐下来，俩人紧紧地偎倚着，说着知心话儿，热热乎乎的劲儿就甭提了。

可是，不知怎的，王林却好象总有点神不守舍的样儿，时不时摸摸自己左胸口袋，好似口袋里藏着金，藏着银，生怕它丢了、飞了似的。王林的反常表现，刘芬自然看在眼里。俗话说：情人的眼里是容不得半点沙子的。刘芬心想：他刚才不是说到火车站接朋友吗？是不是女朋友呢？那口袋里是否藏着什么情书，或者是别的什么女人的照片呢？因而醋意儿就上来了，她一边嘟哝着：“你口袋里有什么宝贝呀？”一边趁王林不备，伸手一揪，“啪嗒！”竟扯下了一支钢笔。

孙达听到这儿，忙问：“是什么钢笔？”

刘芬说：“一支黑管笔。我想这有啥稀罕的，那么紧张干啥？我就随手把它扔到草地上，慌得王林赶忙拾起来，象宝贝蛋似的，连忙放进了右边下衣口袋里。当时我还直纳闷：王林今天怎么啦？”

孙达掏出了拾到的那支钢笔，说：“刘芬同志，请你看看，是不是这一支？”

刘芬接过钢笔，细细看了看，说：“就是这一支。”她猜疑地望着孙达，好象在说：钢笔怎么跑你那儿啦？

孙达弄清了钢笔是王林的，便又问刘芬：“他到火车站接什么人你知道吗？”“不知道。”“那么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我们……”刘芬欲言又止。

孙达说：“刘芬同志，刚才我已说过，不要有顾虑。为了有利于破案，请你一定要协助我们。”

刘芬脸上泛起了红晕，才吞吞吐吐地说，他们一直坐

到晚上8点多钟，游人都已经散尽了，月光透过树枝洒下柔和的白光，刘芬才有些难舍难分地说：“我们该回去了。”

王林深情地望着刘芬，月光下，刘芬显得更加妩媚动人，王林禁不住猛地抱着刘芬，接了一个吻。刘芬毫无防备，女性自卫的本能，促使她下意识地用力一推，把王林推倒在草地上，打了个滚儿。刘芬见王林倒地，也似乎觉得有些过分了，忙“格格”地笑着，拉起王林说：“瞧你这个傻样！走吧。”两人手拉着手，高高兴兴地奔下了小丛山。出了公园，王林又约她明天中午在家里会面。然后，两人便分手了。

孙达又问了一些其他细节，这时，小简他们已经检查完了现场。经过化验，酒里确实有毒，证明实属他杀。小简还在死者王林身上搜出了一张纸条。

这是一张雪白雪白而又异常光滑的格子纸，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。上面写着：

“王林：不要紧张，一切有我安排。Y。”

“Y”？这跟钢笔上的字母不是一模一样吗？显然，这是互有关联的两个案件。黑管钢笔，两个“Y”，为案情提供了新的线索。

在孙达的主持下，侦察人员对案情进行了仔细分析。他们梳理了一条线索，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推测、判断。孙达沉思良久，说：“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可否这样设想：昨天，刘芬跟王林已经约好在劳动公园相会，可是王林又突然接到他们组织的命令，要他去取一份地图——也就是那支黑管钢笔。王林取到地图之后，本应及时交给他的主子‘Y’，因怕得罪了女朋友刘芬，只好匆匆赶到公园，结果还是迟到

了。他在跟刘芬相会时，心里还在惦记着那支钢笔，因而显得心神不定。当刘芬把王林推倒在地时，那支钢笔便失落在草地上，王林并没有发觉，自然也无法向他的主子交待。他的主子便逼着他去找回来。于是，王林便又返回劳动公园，亮着微型手电去寻找失去的钢笔，这就是刘阿福看见的亮光。当王林发现刘阿福之后，因为做贼心虚，匆忙中便开了一枪，然后惶惶逃窜。地图没找回来，他的主子当然饶不了他，今天上午便派徐平——就是那个络腮胡子，现已查明，他是打零工搞搬运的——一方面安慰王林不要紧张，同时又把两人都毒死了。”

小简听得入神，他眨巴着眼睛，提出了疑问，说：“孙科长说得是有道理，可是，徐平跟遗失地图毫无关系，‘Y’为什么连他也不放过呢？”

孙达说：“敌人的狠毒就在这里。王林一死，我们肯定会追查，徐平大白天跑到王林家里，很容易被我们查清。查到了徐平，自然就会暴露‘Y’。狡猾而又凶残的‘Y’，为了保存自己，就把徐平也当成了替死鬼，意在卡断线索，让我们无法深入下去。”

小简着急地问：“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？”

孙达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敌人还是留下了线索，就是从王林身上搜出的那张纸条。下一步，我们就从这张纸条入手，顺藤摸瓜，挖出‘Y’！”

马正清其人

孙达确定了主攻方向，就骑了一辆摩托车，首先到广州市各家造纸厂，了解哪家生产过这种纸张。不料得到的回答

几乎是一致的：“这种纸不是我厂生产的。”“我们厂从没生产过这种纸张。”孙达没有灰心，想了想，既然羊城几家造纸厂均没生产过这种纸，那么，羊城的各家百货商店和文具商店是否卖过这种本子呢？因为商店太多，他一个人跑不过来，就和小简两人分头跑。他俩从这家店进，从那家店出，跑了一家又一家，走了一店又一店。找到这种本子了吗？没有。所有商店都说没有进过这种货。咦？这就怪了。难道Y是从外地窜入羊城的吗？从种种迹象来分析，又似乎不太可能。Y不是“过山虎”，定是一只“坐山虎”，是坐镇羊城指挥的特务组织。这就有两种可能：一是这种本子是Y从外地带进来了；二是这种本子羊城确实有，只是我们尚未查到而已。两者比较起来，后一种可能性又似乎大一些，因为Y为了写一张纸条，不太可能专从外地购进一个本子来。孙达这样一想，便决定再深入调查一下。

孙达请了几位造纸厂的技术员来鉴别这种纸张，看究竟是哪个省生产的。一位老技术员仔细看了看，说：“从纸质来看，目前我们国家还造不出来，很有可能是进口的。”

啊？一语提醒了孙达。是呀，我怎么钻到牛角尖里，却没有想到这一层呢？孙达重新抖擞精神，驾了摩托，“呜——”来到了珠江码头。这儿是羊城市对外联络的门户。江面上停着一艘艘外国货轮。当家作主的工人们，正以主人翁的精神在装卸各种物资，只听见号子声声，机器轰鸣，一派繁忙景象。孙达首先找了几位工人，了解有没有进口过这种纸张的本子。几位工人都摇摇头说不知道。说话间，只见一位工人往趸船上一指，说：“我们朱组长来了，你问问他准知道。”孙达抬头一看，只见趸船上走来的那人，高高的个子，年约

40岁，身体比较粗壮，穿一套蓝布工人服，肩上搭着一条长巾，只是长着一脸的麻子，影响了他的尊容，未免有点可惜。要不，也是堂堂正正的一个男子汉哩。

孙达迎了上去，客气地问道：“你是朱组长吗？”

朱组长用肩上的长巾擦了擦汗，暗暗瞄了孙达一眼，粗声粗气地说：“是呀。请问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外贸局的。”孙达有意隐瞒了自己的身份，说：

“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搬运过这种纸张的本子？”说着，把从Y的密信上裁下的半截纸片交给了朱组长。

朱组长把纸片在手上翻来复去看了几遍，又打量了孙达一眼，回忆着说：“前段时间好象进过一捆这种纸张的本子，是蓝色塑料封面的。因为包装散了，我还翻了一本看了一下，当时就觉得这种纸张特别好，有印象……对！没错，就是这种纸张。”

“啊？”孙达心里一喜，又问：“这捆本子哪个单位领去了？”

朱组长说：“是中山大学提的货，听说是他们特意从国外购买的。”

“啊，谢谢！”孙达打听到了这种本子的下落，道了声谢谢，便告辞了。

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眼下，侦察范围是大大缩小了，再也用不着满天撒网了。下一步的目标可以集中在中山大学。回到局里，孙达把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，向局党委作了汇报。局党委同意孙达的意见，指示：既要深入中山大学，查到这种进口的蓝皮本子，从中发现Y的线索，又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可以从省教育厅工作